

福之義，後遂以爲美觀，用作圖案，應用於一切日用物品如帷幔等。我等在巴楚亦發現舍利袋數件，其中亦有用不同色綢補綴者，製作甚精巧，可證這些拼綴殘片仍屬於手工藝之一種形式。同時在佛洞中尚掘出唐「大曆」及「建中」錢幣，皆爲八世紀遺物，此綢片可能與之同時。

四、毛織殘片（圖版陸陸，圖21）

圖21 毛毯殘片，克子爾明屋佛洞中出土。長一一，寬一〇厘米。以麻布作底，上突起以毛絨組成之花紋，多已脫落，現僅存藍、紅兩色毛絨殘迹，疑爲當時作地毯或掛毯之用。按毛毯爲古西域名產，稱爲毼毼，以大月氏國所出者最佳。漢班固與班超書云：「月氏毼毼大小相雜，但細好而已」（御覽七〇八卷引）。考聲云：「毼毼西域織毛爲文彩也」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四，頁4引）可證。現新疆和闐、喀什等地，亦產地毯，用之鋪地爲坐臥之用。顏色鮮艷，永不退色，但工巧細好不如西方所出耳。

五、織錦殘片（圖版陸柒、陸捌，圖22—26）

圖22 絳地雙魚紋錦殘片，出克子爾明屋佛洞中。三角形，兩邊長五·六，底邊四·四厘米。紫絳色地，中間組成團狀花，用藍色作底，用紅黃二色組成雙魚紋，與另一團狀花交映成彩。

圖23 紺地雲紋錦殘片，出土地同上。作長方形，寬五，長一·八厘米。以淡黃綫作地，與藍紅綫交織成黃金色；再透出藍黃色雲紋，極盡美麗工巧。後人多以之裝璜書皮，或包裹木匣之用。上接縫長一厘米，寬五厘米之絳地白花錦，用途不明；但必爲服御物之裝飾品。新唐書西域傳龜茲條稱：「王以錦冒頂，錦袍寶帶，歲朔，鬥羊、馬、橐它七日，觀勝負以下歲盈耗」（卷二百二十一上，十九頁），則錦爲龜茲人日常服御之物，此件或爲服飾上之零片也。

圖24 黃地綠花紋錦殘片，出土地同上。長三·四，寬三·二厘米。一邊縫紉綫頭尚存，當亦爲服御物之裝飾殘片。

圖25 黃地波紋錦帶式殘片，出土地同上。長十二，寬三·四厘米。原爲一帶式，現斷爲兩截。以黃紅綫交織作地，中透出皂綠色雙重波狀紋。原物當甚長，疑爲巾帶或束縛之用。

圖26 爲一小零片，疑亦帶屬。

以上五件皆屬錦類，均出拜城克子爾明屋佛洞中。由其花紋體系看，如圖22、23，與內地古錦大致相同。故此錦殘片，疑自唐地運往龜茲，而爲龜茲僧侶和貴族所服用。顏色鮮麗，織紋工巧，唐代工藝之優越，由此可見。

六、麻織殘片（圖版陸捌，圖27）

圖27 黑地印花殘片，出土地同上。寬三〇，長二六厘米。麻質、黑地，上印若干白色花朵及枝葉，錯雜成文，兩面相同。